

王鼎钧 的百年之论

摇滚教父 金祖龄

"科罗娜时期"的画家 何多苓

木心 闪过

撞上 刘欢

夏志清 印象

巧遇 胡因梦

有感 冯唐 的“金线”

女画家 慕蓉

遇到 董鼎山

道格拉斯顿的 刘亦菲

聆听 王安忆

我认识的 赵淑侠

为 杨春霞 “缝戏腿儿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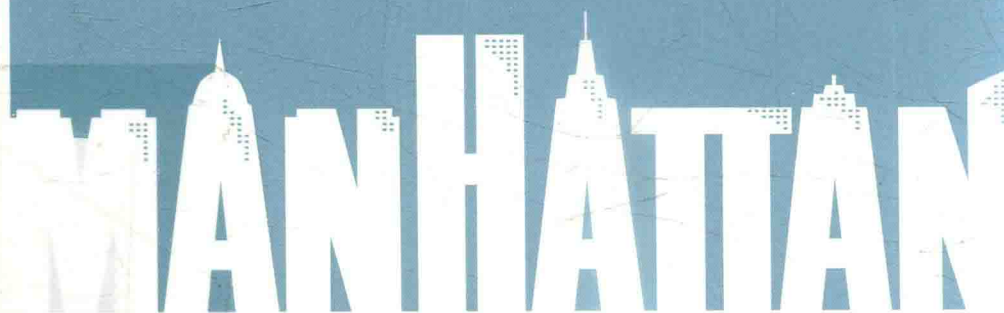
吴天明 导演在纽约拍戏

曼哈顿的中国大咖

Chinese Celebrities in Manhattan

陈 九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曼哈顿的 中国大咖

Chinese Celebrities in Manhattan

陈 九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曼哈顿的中国大咖 / 陈九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5063-9542-7

I. ①曼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8213号

曼哈顿的中国大咖

作 者: 陈 九

责任编辑: 王 烨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70千

印 张: 7.125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42-7

定 价: 3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陈九，男，旅美华裔作家。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。赴美后就读于俄亥俄大学国际事务系，纽约石溪大学信息管理系，硕士学位。现任职纽约市政府，主任数据师。陈九从事文学创作多年，作品遍及海内外中文媒体。主要著作有，小说选《纽约有个田翠莲》《挫指柔》；散文集《域外随笔》《纽约第三只眼》；以及诗集《漂泊有时很美》等。曾荣获第14届文学百花奖，第4届《长江文艺》完美文学奖，及首届中山文学奖。现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长，美国《侨报》专栏主笔，居纽约。

自序

旅居纽约二十多年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。当你刻意去某地做某事，好像一切顺理成章，事后却发现，忙活半天不过是个背景而已，真正的目的另有所属，恍如冥冥之中早有安排，其意义超越你最初的打算。我来纽约从留学到定居的过程正如是，因厌倦官场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而出走海外，拟通过自我放逐寻找丢失的个性，渴望自由自在没人管，没人给我使坏，还能学本事拿学位，再把英语说利索了，在国内时我老有“英语过关”的情结，不过关算什么有学问呀，得说成串儿连成句，老一个个蹦字儿多难堪啊？总之，这些都是我当年出国的动机。

到了纽约渐渐发现不那么简单。上学也就两三年的事，拿个硕士行了，不能永远当学生吧？再说自由，这俩字几乎成天堂同义语了，到纽约才明白，自由很简单，就是万事没人管，全靠自己奔，没人告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，即便是合法权益，你都不知道怎么争取啊，越自由越惶恐。看过电影《海上钢琴师》吗？那个在船上长大的钢琴师为何不肯下船？下了船他不知该怎么活，他受不了那种迷失无助的孤独，他害怕，宁愿与船同归于尽。每每看到这儿我都热泪盈眶，情不自禁，觉

得自己正替他走下船，在雾蒙蒙的自由里奔吃奔喝奔生活，背后的大船已离我远去，再没“老大”罩着我，我开始不可逆转地独行。至于英语过关，后来才醒悟，过关是指中国人关起门来自己比，在美国你过什么关呀，永远过不了关，够用就够了，别再把中文忘干净就不错。而这一切都是自己当年的选择，如果那也算选择的话，说不出道不出的。

庆幸的是，我来的是纽约，纽约耶，事情便因此不同起来。

纽约是座独特的城市，我一直想用一个词比喻她，大码头，大货场，大影院，大博物馆，大时装秀，大饭馆，反正得有个“大”字，以示杰出。纽约的确是座杰出的城市，什么都体现着日积月累的身价，可以说是座海纳百川的“世家城市”。它的历史虽无法同万里长城相比，但它从不折腾自虐，而是珍惜每一滴历史荣耀，并带着荣耀一路前行。没有自尊便不懂珍惜，没有珍惜就没有积淀，没有积淀何谈文明的分量呢？文明的地位与历史长短关系不大，而取决于文化的自信度。纽约是靠水滴石穿攒下的自信，使她成为巨大的文化参照系，像个大舞台，没错，大舞台，这才恰如其分体现出纽约的魅力，一切成功或伟大在此最好别装，最好以本性状态表演，纽约是个容易穿帮的地方，搞不好闹笑话，离开真诚，任何“伟大”都会因虚荣而一败涂地。

说纽约是舞台是因为有太多人来此展示，这正是舞台的致命诱惑。如果说好莱坞是美国大片的舞台，纽约正儿八经就是世界的舞台。无论哪行哪业，最优秀的代表者必在纽约有一席之地，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华尔街自不必说，当年美国“镀金时代”的代表者是费城，那里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桶

石油，是美国工业革命的结晶。纽约却利用水陆码头的天然优势，把金融证券操在手中。结果呢，算你狠，握住石油可以当富翁，而控制金融的则成为世界统治者，像今天的高盛、摩根，这些名字都是百多年积淀的结果，如果说金融是经济血浆，纽约当仁不让是世界的核心。还有房地产业，都知道迪拜的楼宇堆金砌银，全加上也不抵半个曼哈顿。世贸大厦坍塌后为何非要原地重建？那是纽约房地产业，以至美国经济的信心象征。纽约二大道地铁线修了八十年尚未竣工，说资金不足，而重建世贸大厦的投资可修五条地铁，瞬间拔地而起，因为它是纽约霸主地位的权杖，就像当年成吉思汗的长鞭一样。下围棋的都懂得“叫吃”，类似象棋的将军，世贸大厦就是面对“叫吃”长出的一口气，一口气就是一片天下。

既然是世界经济中心，文化必相得益彰。经济是啥，人来人往嘛，哪儿的人都到这儿来，日久天长便形成纽约文化独特的一面，那就是多元性和包容性，堪称典范。有个统计数字说，联合国在册的世界语言共195种，纽约就存在149种之多。这么多不同文明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唯有当年盛唐才发生过。从碎叶城下长安，李白父亲牵着五岁的小李白风尘仆仆，走的是丝绸之路。纽约却用金钱铺路，资本铺路，以至后来教育铺路，文化铺路，把众多精英汇聚旗下，形成巨大的“文化虹吸”现象，使纽约自然成为美国文明的旗舰。从爱伦·坡、霍桑、惠特曼、欧·亨利，到海明威、福克纳、梅勒，以及“垮掉的一代”，比如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·迪伦，无论其桑梓何处，都与纽约有不解之缘。好莱坞大多数明星，像史蒂夫·斯皮尔伯格、小李子、汤姆·克鲁斯，均在纽

约拥有宅邸，时不时便出现在曼哈顿某个角落，几乎每个纽约人都有巧遇名人的经历，不稀罕。至于那些短暂停留的骚人墨客更数不胜数，很像当年的“下扬州”，未经过“瓜洲夜泊”的文人虽说也是文人，终怀有一份“思悠悠恨悠悠”的遗憾，看看，纽约还没去过耶！

洋人如是，华人亦如是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自曾国藩派出第一批旅美幼童始，中国近代史就与纽约难解难分，这座城市几乎成为“我们的一部分”。这种关系颇似抒情散文中的省略号，啊……，中国是啊，后面的归纽约。无论前清遗老，退役封疆，还是世家子弟，演艺名流，多少步履打此踱过，留下传说或湮没于人海，在浩淼的时间长河里隐现着。这么说不仅是一种陈述，更是丰富的感觉，像空气一样环绕着你。我曾在《夏志清印象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不久前我去一家叫‘白珠’的餐馆吃饭，都说那里风沙鸡做得好，发现隔壁有位老太太举止不凡，上前一聊，竟是冯玉祥家人。还有一次我在华美协进社朗诵诗歌，下面有位年长女士风采夺目，经介绍方知是郁达夫的儿媳。还有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遗孀，爱新觉罗氏的金王爷，青海马步芳的后人，笕桥航校的少将教官，前国民党中央金库驻纽约襄理，中国近代史真是离不开纽约。”常说纽约是座五彩缤纷的城市，何谓五彩缤纷？不是大都会博物馆，不是百老汇舞台剧，也不是时报广场，自由女神。从根本上讲，纽约的丰富是人，形形色色的人。如果纽约真是座舞台，那么这些人来此不光为居住或闯荡，更为参加一场“人文演出”，在这座世界文化舞台上充任角色，彰显个性。

刚来纽约时心浮气躁，灵魂落在故里尚未带来，只知道走

马观花，意识不到纽约的真正魅力。漂泊最怕找不着北，无所适从，老觉得自己是过路者，潜意识里不认同此地是你安身立命的另一处故乡。混在他乡只有随遇而安落地生根，才会以本地人的自觉心态关注周边环境，像新媳妇过门儿，生下头胎才知道婆家是怎么回事，一个人影一声响动都会留意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，你只有属于纽约时，纽约才属于你，才会把自己的身世通过各种机会涓涓向你倾吐。比如在餐馆吃早餐时遇到胡因梦，过去只在电影中见过她，怎么突然竟从银屏上走下，走到我身边，坐在我对面呢？还有著名学者董鼎山先生，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启蒙者，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巨大，是我们高山仰止的偶像，怎会在一次诗歌朗诵会后走上前对我说：“我叫董鼎山，非常喜欢你的朗诵。”像一位朴实慈祥的邻家阿伯。再比如著名散文家王鼎钧先生，我曾如醉如痴读他的《左心房漩涡》，揣摩他是怎样一个人，竟有如此超凡脱俗潇洒飘逸的智慧情怀？可就在纽约作家的聚会上，当我走向他介绍自己时，他竟先用山东方言对我调侃道：“呀，九爷，这不是陈九爷吗？”搞得我无地自容，心中踌躇顷刻消散，充满无限的敬意。

这一切看似偶然，可这种偶然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吗？我想不会，不会的。对我个人来说或许偶然，对纽约而言却是本性流露，必然发生的。纽约的本质是啥？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，演不完的历史剧。我们在其他地方认为结束了的，在纽约却依然穿越着，从未中断。这种感觉来源于生活的真实，再没什么比生活本身更富戏剧性了。第一次在纽约遇到我从未谋面，九十三岁高龄的二舅爷，他是当年国民党中央金库派驻纽约的代

表，曾组织过“美国医药援华会”，与陈纳德联名向马歇尔呼吁支援中国的抗战。抗战对我这代人来说早已结束，是过眼云烟。可当我面对他时，他说的语言，涉及的人物事件，仍充满浓郁的二战气息，让我瞠目结舌恍如隔世。在曼哈顿的“华美协进社”朗诵诗歌时，“华美协进社”这几个字为胡适亲笔所书，是他和杜威教授用当年“庚子赔款”的部分返还，创办了这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目的的非盈利组织。仰望依然如新的匾额，历史仿佛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也许就在我朗诵的位置上，曾闪过梅兰芳、刘半农、赛珍珠和老舍的身影？俗话说物是人非，“人非”是没办法，无法阻挡，可“物是”也不得了呀，睹物思人历史才不会虚无，人们毕竟容易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纽约的每寸历史都不是虚无的，这里没有刻意的破坏和自我贬低，你只要在纽约，心存敬畏，就已经徜徉在历史之中了，历史只属于懂得自尊自爱的国家民族。

居纽约二十余载，有太多“偶然”春风扑面。什么东西都这样，一经启动便刹不住车，渐成模式。你只要注意对方，对方必注意你，有点像谈恋爱，你老盯着姑娘看，人家铁定蓦然回首，看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？常有这样的质疑，你怎么老遇名人，咋就这么幸运呢？答案还是上面那句话，只要心用到，芝麻芝麻开门来，纽约的文化宝藏自然会向你敞开，尤以那些活灵活现的人们为最。都说纽约藏龙卧虎，如何理解？哦，满大街的龙王爷大老虎，手舞足蹈？不对。藏龙卧虎不假，关键是“藏卧”二字，这些龙虎都是以返璞归真的人生状态行走于纽约，洗尽铅华水落石出，三界之外不在五行，那才是人生最美妙的境界，最可爱的呈现。当年著名的“唐夏论战”，唐德

刚说中国小说好，夏志清非说西方小说妙，争执不下气氛凝重。可我见到的唐夏二人是在餐桌上，他们像孩子一样彼此调侃，酒酣胆热口无遮拦，让我感动。还有京剧名家杨春霞，梅花奖得主，过去只在银幕上见过，可此时此刻她竟向我伸出手说：“来，拉您一把。”把我拉上台跟她一起反串现代戏《智斗》，原来她的手也出汗，她的汗也是湿的。名人不光是灿烂的，也是平凡的，只有平凡才真实可信，让你明白，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活得精彩。

原以为来纽约只为自由自在，可自由自在并不等于有滋味，丰富多彩。尤其当生活僵化成谋生手段时，就更原形毕露了，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，像老和尚念经，什么东西只要简单重复，每天上班连踩哪块石头都预先想到，那是多么麻木的情形，我始终认为麻木是死亡的一种。是纽约的多姿多彩拯救了生活，把漂泊变成相遇，与历史的相遇，与各色人物的相遇，仿佛冥冥之上自有主宰，为我落户纽约锁定归宿。为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漂泊呀，他乡呀，这些婉约派字眼，什么“悲凉千里道，凄断百年身”，“倚阑久，奈东风忒冷，红绡单薄”，还有“西北望乡何处是，东南见月几回圆”，这些情怀肯定有，但绝不是全部。真实的纽约生活没这么酸楚，反倒蛮有味道，是独自一路。你必须主动走近她热情追求，她会反身一把将你拦腰抱住，让你醉得喘不过气来。

陈九

2016年11月5日纽约随波斋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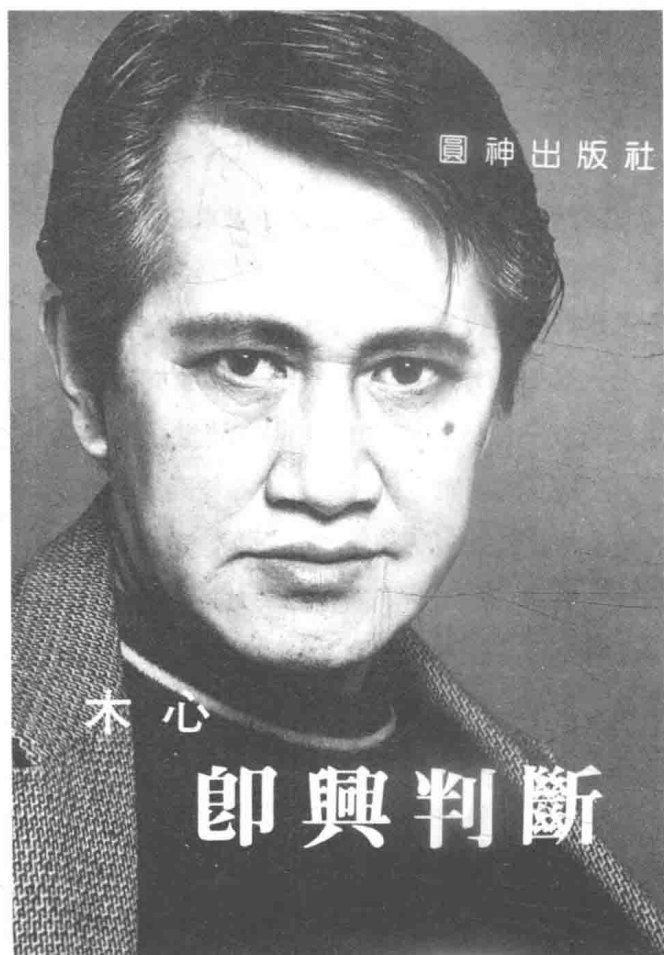
木心闪过	/ 001
龙虾沙拉	/ 008
巧遇胡因梦	/ 013
“科罗娜时期”的画家何多苓	/ 020
与“苏格拉底”擦肩	/ 034
有感冯唐的“金线”	/ 043
女画家慕蓉	/ 052
为杨春霞“缝戏腿儿”	/ 059
吴天明导演在纽约拍戏	/ 066
道格拉斯顿的刘亦菲	/ 079
“红色娘子军”马琳	/ 086
言兴朋的纽约片段	/ 092

聆听王安忆	/ 098
冯毅的风烛之泪	/ 106
我认识的赵淑侠	/ 117
昨日巧遇“张恨水”	/ 125
夏志清印象	/ 130
撞上刘欢	/ 141
“摇滚教父”金祖龄	/ 146
雅典镇上两个人	/ 157
王鼎钧的“百年之论”	/ 169
怀念历史学家高宗鲁	/ 175
李默然的纽约几天	/ 186
遇到董鼎山	/ 191

木心闪过

随着陈丹青先生的推荐，已故作家木心的知名度终于在中国崛起，他的著作和回忆他的文字已成当今文坛一道彩虹，为读者所追捧。昨日我去纽约一家中文书店，那里也放着木心的著作，令人欣慰。木心自1982年至2006年间居住在纽约，后返回老家浙江乌镇，并于2011年病逝故里。他以老残之身回到当年力图离开的祖国，而他的著作却像幽灵一样飘回纽约的书店。望着这些新版书籍，凝视扉页上熟悉的木心照片，我似乎感到他九泉之下的不安。他真喜欢大轰大嗡吗，他真安心被祭上神坛吗，那是他一辈子所不屑的东西。虽然他回归乌镇并终老于斯，但纽约毕竟拥有他24年的纯情时光，他在这里遇到以陈丹青为代表的一批精神弟子，甚至堪称“木心派”，那是木心艺术生涯的另类作品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是何等欣慰的成就，他怎不牵挂纽约呢？

这种感觉让我一阵心悸，试图在记忆中搜寻对木心的惊鸿一瞥。在此之前我很少提及与他在纽约的片刻之缘，像烟花一闪美丽轻逸，毕竟二十多年过去，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真的？为此我询问过一些老友，有说是，也有说记不清了。直到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那次偶遇中木心送我的他的书《即兴判断》，



圓神出版社

木 心

即興判斷

木心送陈九的《即兴判断》封面

台湾圆神出版社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希望记忆中关于他的吉光片羽能成就此文，以表达我对逝者的敬意。

严格地说，这段记忆不光为木心的，他只是那次聚会的人物之一。我曾在《“科罗娜时期”的画家何多苓》中记述了那段特殊岁月。画家何多苓和诗人翟永明曾于1992年来纽约短暂停留，住在科罗娜17号一栋连体楼里，“科罗娜”是纽约一个街区，他们的到来汇集起一批漂泊于此的中国艺术家、诗人、画家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电影人等，形成一个云蒸霞蔚的文化沙龙，我有幸与他们分享了这段时光。

那时我们三日小聚五日大聚，地点多在朋友的客厅里。参加聚会的基本都是何多苓和小翟的故友，以画家诗人为多，也有慕名而来的新朋友。艺术家的聚会非同凡响，最大特点就是丰富多彩肆无忌惮，像绽放一样，像喷薄一样，什么都敢表达，什么都表达得很有意境。他们多才多艺，会唱会跳会表演，比如小翟，都知道她是诗歌名家，诗坛“大姐大”，谁知她跳舞更是一绝，幸好客厅足够大让她尽情舒展，尤以《洗衣舞》为最。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，哎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耶，巴拉嘿斯……，我们击掌而歌为她伴奏，小翟则舞之蹈之随情尽兴，每到“巴拉嘿斯”我们齐声叫喊，连窗外月亮都好奇得不忍离去。歌声月光，酒气才气，凝固了多少难忘的夜晚，岁月如此，夫复何求，对酒当歌人生，几何哟？

必须一提的还有何多苓的音乐天赋。虽然我在《“科罗娜时期”的画家何多苓》中已有记述，但每说到此我都情不自禁。他虽是画家，可音乐上的造诣更让我感动。那天小翟一曲舞罢，诗人杨炼便问谁会唱男生小合唱《游击队之鹰》，这是

一首流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歌曲，非常动听。看来杨炼也是音乐范儿，喜欢唱歌，诗人没有不喜欢音乐的。我说我会，何多苓说他也会，于是三男组合，信誓旦旦。刚要开口却被何多苓果断叫停，他说这是重唱歌曲，没有声部岂不糟蹋了艺术？于是杨炼一声部，我二声部，那你呢何多苓？我，我三声部。哪有三声部？我和出一个三声部不就行了？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，真正的才华都轻描淡写。我不免疑惑，这需要很高的音乐素养，对声调的敏锐，和弦的把握，绝非即兴可得。没想到唱起来才领教何多苓的非凡，他不光声音好，和声也配得非常贴切，使歌曲顿时丰满起来，让所有人惊讶不已。后来《游击队之鹰》成为“科罗娜时期”的保留节目，每次聚会必不可少。

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见到木心，与一般对他纽约生活的描述不大相同。不是安静的讲课，没有高深的谈吐，那天很热闹，他好像随一位波士顿来的诗人走近我们。我不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，身材魁梧，手里提着木心的书，包括《即兴判断》。大家与木心握手寒暄，就像遇到任何新朋友一样，虽然知道了他的名字，但并不了解他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艺术情怀，文人都有轻狂的通病，很难一下子崇拜什么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能体会木心当年纽约生涯的寂寞与平淡。像许多当今大咖们一样，那时在纽约默默行走无声砥砺。时过境迁，后来的成功再把往日平凡变成石破天惊前的卧薪尝胆，成功是积累的结果，绝不会一蹴而就的。木心坐下来安静地吃东西，观望我们疯疯癫癫地欢乐，也不时跟他身边那位诗人或其他朋友交谈。他的眼睛深邃明亮，深色的衣着显得过于正规。我们跑